



岳色江声九分影

■胡朝阳

“衡阳开船大石渡，樟木七里向大浦。渡江莹洲霞流站，宝米雷溪到衡山……”上世纪慷慨豪放的湘江号子中念白的莹洲，背靠南岳峰峦叠翠的青影，坐拥湘江最宽阔浩荡的水面，两岸萱草黄花，一城烟火繁华。千年古镇，水墨清新的容颜，沧桑古老的故事，奔腾着流逝的时间，从烟雨迷蒙中，橈帆点点，棹歌而来。

莹洲，有着诸多治愈心灵的符号。始于汉唐转运来水竹海蔡伦造纸的千年老字号“祥隆纸线”，名噪晚清白面书生曾国藩探望外婆最爱登攀的青石板长巷“一线天街”，风烟中高高隆起宋元气质的衡山窑址，黄公渡横刀立马黄埔气慨的军官雕像，刘锦公祠的石门，易家院子的飞檐，慈善堂的书香墨韵，观潭寺的梵音唱经，铁匠铺的火星子，米粉铺的香辣气，染布坊的三分颜色，剃头店的顶上功夫……这些本身并无意识的遗存组合在一起，产生着一种神秘的力量，洗去游子的疲惫，唤醒潜藏在血液中的隐喻，似曾相识、久别重逢，前世今生难分难解又难言的情感浪潮。

在莹洲，民间文化的宏大叙事中，最拨动心弦的驿站是艺术家刘武阳先生创办的“衡山皮影雕刻工艺展览馆”。江畔河街，门前幽草繁生的小径，通向老宅高堂。墙上悬挂着影型，像列阵编排、沉浸在袅袅清梦里的中华历史文化简牍长卷，电光开启的刹那，完成一场集体的苏醒。一个个影人，极简的头面，极繁的服饰，怀抱着风花雪月，挥斥着金戈铁马，顾盼生辉，多情应笑。女菩萨，刻在怀里的妩媚；男菩萨，扬在眉目间的英武。出塞的昭君、浣纱的西施、赴会的关公、反唐的薛刚，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多少豪杰，乘云而至，踏浪而来，鲜活地立在眼前，叫你一瞬间灌满惊艳与虔诚。

芸窗下，刘武阳先生正在雕刻一副南岳神仙“麻姑献寿”的影型。推纸走刀之际，轻盈的身形一挥而就。柳叶眉、线线眼、樱桃小嘴一点点，美目巧笑呼之欲出。老先生刀刀精细，技法精纯。头发见丝，自然精致。眼底含蓝，清波流盼。面晕腮红，肌理水嫩。美人的发髻临风而琯，二八娇娥翩若轻云出岫。独门绝活乃以薄如蝉翼的玻璃纸缬为衣饰，敷上云烟幻化、藤萝披梦的南岳独秀山色。以“删雕”的理念镂空、留白处理边饰，裁剪种仙药、酿琼浆山居生活的常服。百炼的手工，千锤的思辨，终究把“见过东海三变桑田”寿与天齐的麻姑仙女从纸壳里解救出来。又或是，将甘拜南岳夫人为师、天柱峰下陪侍修道的仙女麻姑请到纸壳上蟠桃献寿。神奇的寿岳，生命的福地，传奇的女子，鲜艳华美的还魂，在围观者的顶礼膜拜中璀璨开光。敬信与欢喜，来到你心间，像一场春雨湿了莹洲的苍穹，和那天经过的梧桐小巷。

对生命力追求与实现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注入了传承者的深情。刘武阳先生最初的选择源于纸影在朴素年代里释放出斑斓虚幻的美丽吸引，对无需言语、以“黑白红花”明辨忠奸善恶的热爱。难忘一把雕刀养家糊口的艰难岁月，一盏明灯通宵演唱的影班故人。难忘随队出省、浪迹江湖与锣鼓婆、与影子为伴的苦乐年华，忘不了移花接木、制造原始动漫，使“筋斗云飘起来，孙悟空飞过火焰山去”激起的原野澎湃的掌声，百姓欢乐的笑脸，黯淡时光里曾经辉煌的荣耀。这一生，以雕刀触摸世界，以纸影温暖自己。纸影是生活的来处，也是生命的陪伴。

因而，当工业文明的电光席卷世界，纸影艺术不可遏制地衰落、濒临灭绝时，老先生毅然决然地抓住纸影的手，将它挽留在衡山莹洲，任时代的风云卷起千重浪波，淘尽江上船帆，空留锣鼓婆的回声徘徊于苍翠衡岳，悲怆不息。

雨过衡山，云归湘江，水村迷蒙，岸柳轻扬，三月的时光刻成了烟。没有了出将入相的纸影舞台，那就做登堂入室的工艺品，相信这种古老的工艺一定不会被现代技术所替代，它的艺术价值与美好记忆总有一天会被人重新估量、再次拾起。失去了箭杆的牵扯不能天真地舞蹈，那就升腾令人目眩神迷的中国神态，让乡野草莽、勃然英气的江湖儿女，带上琴声灯影里的乡愁重归庙堂、永驻心间。保留民间纸影的质朴活泼，借鉴国画的写意、戏剧的重彩，改良升级，创造有高度的新形象。

“美目流盼，巧笑倩兮”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故乡《诗经》描述古典女性神态美的最高标准。而传统北方皮影是“五分影”，能看到半边脸一只眼，南方皮影“七分影”，可见人物一双眼睛，被时光深锁的另一半极致的美丽至今还未面世。刘武阳决心纸海沉刀，留一分侧影的古老神秘与形变的张力，向未知的领域、穷尽碧海青天去探索面若满月、秋波盈盈、隐匿在广寒清虚里的“九分影”。

这注定是一次艰难的跋涉。刘武阳先生书桌上“贵妃醉酒”的画稿堆成峰岳、影型装满竹篓。如何能看清“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九分影”，如何才能实现时空的穿越？大唐有胡气，那就读传统文化的尊卑恭谦、雍容秀丽，兼读“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浩瀚、恢宏雄壮，品“高山流水”古琴的高雅忠贞、清澈细腻，再赏“反弹琵琶”的劲健飞动、吴带当风。从历史最坚实的语言中追寻真迹、寻找启迪、吞吐万汇。在实践中独运匠心、相互化育、融会贯通。脑海想象着中华文化骑上了草原骏马，手中已是鞭鸣蹄飞、纸走龙蛇，身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千百次易稿，千万次刀钺的砍伐鏖磨，老先生练就一股浩荡之气，追风逐电，超越星宇，重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头戴凤冠、眼含情怨、梨花带雨、醉意迷离的杨贵妃步态微醺地走来了！春风画屏，宛如初见，六宫失色，一眼千年！

整座莹洲都是刘武阳先生的道场。他足不出镇，养花种草，花草皆是四大美人的笑靥。他背转身，立在河流岸边，似在闻道于在川上所口。他泛舟江上，逆风破浪，又有了八大山人安享孤独的闲适与从容。他遁入了一个秘密，航行谰言，不舍昼夜，与岁月相互雕刻。梦里也紧抱着影中人的家国恩仇、悲欢离合。跨越一个花甲年，每日接受粗茶淡饭，却比神仙还过得快乐。一把雕刀、几捆裁纸，已有有幸一览无数江山。风华绝代的人物，观世音菩萨、奔月的嫦娥、散花的天女，她们是心中的神往，也是内心的柔软。福祿寿三星、二郎神、钟馗神，他们是骨子里的情怀，也是身为工匠的千秋志气。他们来了！顶着“九分影”的仪态万方来到了莹洲，与他彻夜长谈，陪他光阴似箭，给他带来五湖四海真诚的朋友。他刻神仙眷侣，也刻才子佳人，刻穆桂英挂帅、岳飞刺字、也刻抗日英雄“还我河山”，还刻亚布力论坛马云等七十位中国企业家。他身处江湖之远，原来从未忘记心忧家国天下。

春雨潇潇的莹洲，桃李开成了香雪海，蜂鹭在山水间放纵着翅膀，游人如织。满目风情的古镇，一衣带水的线条中，点缀着刘武阳先生的雕塑，杨泗庙的水神与菩萨、壁画与墙雕，湘江江的嫦娥骏马、香炉神龛。“龙腾跃于云气，凤凰栖于扶桑”“礼正则天下定，礼偏则天下乱”，他想为家乡营造一种祥瑞、敬畏、进取的气质，同时在雕塑中锻造自己对空间、轮廓与体积的把握，与古镇一起文而化之，澎湃生命的动力。他热爱莹洲，上世纪六十年代回乡，在这里开过煤气厂、拖拉机、柴油机，排灌站当过电工，河街上办过榨油店。古镇给他坎坎坷也给他他温饱，给予安静的退休生活，自由而开阔的夕阳晚境。也许人生要走很长的路，经历过生命中无数突如其来繁华和苍凉才会变得成熟，历经变迁的莹洲也是同样。群鸟从江上飞来，暮色在香味中四合，观潭寺撞响了钟鼓，恍若湘水溅起的波纹。那响亮的张力，把寥廓的古镇、岳色江声、水村渔家、乌篷游舫，推向千里苍莽。烟云缥缈，收卷一个九分倩影的美丽江南！

气势恢宏的五岭之一的都庞岭在常桂之交开了个小差，就成了大义山。大义山虽只是五岭的极小的一个分支，却如同一根楔子，自南而北，硬生生地将常宁南部分裂成东西两块。西部就是庙前、罗桥、三塘，东部就成了白沙、西岭、盐湖，山高林密必蕴秀，常宁的相当部分的重要景点就深深浅浅地藏在大义山的東西两麓。

刀背岐就是西岭段中的精华。刀背岐背靠牛迹石主峰，因其谷深、峡险、歧窄如刀背而得名。瀑布、清流、深潭、茂林、修竹，这些似乎就是游人给予刀背岐的标签。然而，我更愿把她看作是一个女人——不是邻家小妹，而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季有四季，春夏秋冬，刀背岐这位名媛就在四季轮回完成美的交替。

刀背岐背后就是1100米的大义山主峰牛迹石，有了这样巍峨的身躯的庇护，在多雨的春天，似乎总有层神秘的面纱，如同羞涩的的少女，总是将自己曼妙的身姿欲露还掩。

但再矜持的少女，总会烂漫的绽放——那一定是梨花白了的时候。因为藏秀于深山，刀背岐一带的中坪与车荷两村最西的两个村子，就成了遗世独立般的桃源。屋是依石而建的土屋，顶是青黑的瓦，有讲究人家将墙抹白了，就更有点境界了。屋前屋后，巨石缝中，平常只剩下黑乎乎树干的老树，突然一夜间全白了。这树似乎比屋还沧桑，高大的虬枝，身上披的，旁枝斜逸的，全是洁白晶莹的白花；或孤芳自赏，或二三相偎，或遥相呼应——就这样的，在山人毫无感觉中，刀背岐进入了少女最美好的时期。

山里多的是空地、林地，鸡又是好养活的东西，因此遍地都是各色的土鸡。这时，最妙的是约三五同趣者，择一橡土屋，觅一勤快农妇，只杀鸡作食，看袅袅炊烟在素雅的梨花中升起，再将山柴的清香弥散在浓浓淡淡的白色中，细品当地红薯玉米酒。兴致来了，架起相机，邀留守老少，在花阴中完成一幅幅自娱的摄影“创作”，那感觉是倦于案牍后对自己的最好酬劳。

少女总有变成女人的时候。到了夏天，刀背岐也该出阁了，犹如盛装少奶奶，以最彻底最热烈最具魅力的风姿向世人展露其风情。

不必说六旗瀑布自山顶毅然决然地冲出，又经过三十余米的潇洒飘落让人惊叹尖叫；也不必说清冽的山溪水，在全石底上潺潺而鸣使人神清气爽；还不必说一路高高低低的跌宕，化为大大小小的瀑布急湍让人惊心动魄；自然也不必说原生态次森林所带来的天然氧吧给人的换心换肺；单就是一汪清潭，就足以徜徉一天。最好是正午时节，日光下彻，直抵砂石底，潭中鱼皆空游无依，划一竹排，恍惚置身微缩版的仙本那。

潭边有木屋，俄罗斯松原木，精巧而雅致，内饰古风，煮上一壶本地明前茶，于WIFI中看世界杯。潭中冰有西瓜，外头日光正辣，然此处山风徐来，茶香满室，西瓜冰爽，人生得一佳处如此，岂不幸哉！

释放了一个季节的激情，秋天来了。刀背岐反倒成了最丰韵最明艳的中年女子，一改单调的浓绿，在色调上张扬起来。最艳的还是那百年古梨，经霜的梨叶是火红火红的。因为

刀背岐山居四季

■徐瑞东

树太久远，跟善养生的老人一样，梨树在梨摘完之后，只剩下不浓密的叶。但正是这疏疏朗朗的感觉，反倒让这份浓郁的红更有层次，也更有深味。想想，午后，就从青瓦屋顶斜伸出一枝带着数片被山风熏染的叶的深红来，被强烈的阳光映得通红通亮，该是怎样的视觉冲击。

如果说梨叶给人惊艳，那么板栗树林就显得低沉而内敛。这里的板栗树也上了年纪，高高大大的板栗树一片一片地从山下的中坪村延伸上来，或连绵成片，或独木成林，沿马路都是它们的世界。夏日里阴翳的大道，深秋就敞亮起来，山风本就是硬朗，板栗叶子非常配合地纷纷扬扬地飘洒起来，林间就铺上了厚厚的树叶。板栗树叶宽大而暗淡，但如果经霜而落的，则带着暗红与深绿，也带着光泽带着新鲜，如生命最后的华丽落幕。秋后多阳，林间永远不缺的是光影的追逐者，这里是拍摄人像的绝佳场所。

秋高气爽，登山当然是适宜的了，刀背岐是牛迹石东路登山必经地。想刺激就玩越野摩托，从简易马路，百折九回，刺激连连。想看到更多的风景，还是沿刀背岐背后的山脊步行。山高路陡但不乏味，有三百年的楠木，有大片的古油茶林。油茶林间松树，秋天，整个林间居然杂草不生，只厚厚的松叶林，踩上去软软的，躺上去有沙发的感觉。越到山顶，树越矮小，但色彩也越丰富，红的黄的直铺至主峰。主峰有巨石，依石而筑有废石寺，石上有深印，极似牛脚印，牛迹石因此而得名。

经历了春的烂漫，夏的热情，秋的高调，张扬了三个季节，进入了冬天，刀背岐就像儿孙满堂的妇人，终于沉稳起来。

霜降过后就是立冬，山里的季节转换比起平原更来得明显。风一天紧似一天，终于清早起来，菜园子里的白菜叶上有了一层薄冰了。村民就知道了，该是得为冬天存储东西了。白菜洗了煮煮了晾，白萝卜被切开挂晒，就这样在屋檐架子上、瓦屋上、水泥屋顶上，菜地旁边的篱笆上，甚至是老梨树的树枝上，全都挂满了这青的白的一片片一条条一根根。红薯挖了出来，大部分都存入窖中，小部分煮熟了捣泥再刮成方形的薄长块，晒干了可生着吃，炸着吃、炒着吃，该是山里最常见的零食。冬至终于到了，山里人最忙也最喜庆的时候，养了快一年的猪宰杀了，腌制再晾在柴火灶上。这样天天熏烤，外观黑乎乎的腊肉切开了一煮，散发着山里独有的油脂香味。这是整个山里人冬春二季最主要的肉食了，冬笋腊肉，食材全是自产，山里人待客最高礼节。

最妙的还是下雪，万籁俱寂，刀背岐的溪已经是水落石出，甚至小鱼也静处潭中，一动不动，仿佛石化。蜗居小石潭边的木屋里，听山风在竹梢呼啸，围炉煮酒烧茶，酒山民自酿胡子酒，茶是夏秋时节采下来的野金银花与野菊花浸泡山泉水而成。扯扯六胡倒，海海狗肉。如独居，推窗见潭上雾气轻扬，又被风撕成一丝丝一缕缕，运气好，见一两只野鸡饮涧中，那怯生又警惕的模样，真让人不敢稍有动静。

就这样的，一年时光在此落幕，刀背岐也在静寂中孕育着来年的芳华。

妻子的日报(原创小说)

■飞 鸟

刚哥听刚嫂讲述，点头或摇头。

等刚嫂说完，刚哥说，电视剧一次只能看一集，玩手机不能超过十五分钟，累眼睛。衣服洗了不要晾晒，晾衣绳高，等我回来弄。午饭好好吃，我不在家，别懒得烧饭。去菜园慢慢走，别绊着。晚饭可以等我回来煮烧。

刚哥唠唠叨叨地说，刚嫂乖乖巧巧地听。隔一天，刚哥会宰只鸡或买回来些鱼肉，给刚嫂补充营养。刚哥每天晚上都要听刚嫂的日报，虽然有点千篇一律，但他听得认真。

刚哥去镇南的村子送沙子，村里有堆人围一起，嘻嘻哈哈。刚哥经过时放慢车速，被围着的是个矮胖女人。女人电动车上挂了几个手工包。包是用彩色毛线勾的，花色溢彩，有吉祥字的，有花紋的。其中有个包，上面是一对逼真的鸳鸯。刚哥停车问：“这个带鸳鸯的多少钱？”女人说：“本来是别人定制的，看你是重情的男人，三十五块钱卖给你。”刚哥嫌贵，有些犹豫。女人说：“大哥，看你是敞亮人，不像抠唆的男人呀。给自己女人，有啥舍不得的。”刚哥下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刚哥向女人要了个塑料袋，他怕弄脏鸳鸯包。

女人边递给刚哥塑料袋，边打电话：“大妹子，你抓紧再勾一个鸳鸯包，还没到交定金那人家，就被别人买走了。”手机里传来清晰的声音：“中，大姐，明天上午来取吧。”女人挂了电话。

刚哥愣了。手机里说话的人是刚嫂。

刚哥问：“定制包快吗，一天能勾出来几个？”女人说：“那妹子手快，急活，一天能勾四个呢。”刚哥又问：“勾包的人是夏村的吗？”女人点头说：“嗯，是的——噢，你打听这干啥？”刚哥在女人狐疑地目光中开车走了。

“一天勾四个，勾包费力费神的。你嫂子说天天在家玩，全是说谎，一天勾四个，一天勾四个啊。”刚哥喃喃说着，端起碗把脸深埋进碗里。